

崇川往事

千五百本梅花馆

◎赵鹏

启海谈故

十甲街的兴衰

◎林炳堂

估计这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是梅兰芳的亲书,只是张謇感到难以制成匾额,就自己动了手,而把梅兰芳的原迹陈列在馆内。



张謇的题匾

假山后即千五百本梅花馆

十多年前友人告知,其获得一块张謇题写的木刻匾额,匾文为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,只是油漆剥落,字口稍有残损。我知道这是张謇所建梅坨中物,深以为难得。最近偶尔想起,索要得照片,觉得可以略记一下。

梅坨的位置在南通五山最西的相山之前,建成于1921年,是张謇预为梅兰芳息影后来通而建的居所,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则是梅坨里的主体建筑。

建造梅坨的时候,相山到长江边还有三五里的距离,所以能种植大片梅树,张謇也能以“千五百本梅花”来为馆舍命名。以当时人记述,每到初春,那儿梅花怒放,其盛况不亚于苏州的香雪海。张謇为该馆题写的楹联为:“一花一如来,化菩提身,无虑万五千佛;三月三上巳,嗣兰亭会,不须四十二人。”可见他对此处的满意。

关于这一匾额的题写,张謇于1920年12月24日曾写信给梅兰芳,中有“西林筑梅花馆已成,子可

试书千五百本梅花馆七字匾,字大五六寸便可”之语,这是让梅兰芳来题写。而同日张謇另有致云海秋(韶)的一封信,说及:“顷于南通黄泥山筑一梅馆,额曰‘千五百本梅花馆’,拟请贤者为篆七字,或单字横排,字高约七八寸;或双字一行,作四行,字高约五六寸;或径请写二式见赐。”云海秋擅于篆隶书,其时任浙江省实业厅长,张謇称其为“海秋仁世兄”,是把他当世家小辈对待的。给云海秋的信见之于《张謇信稿》,当时有未寄发,寄出后云氏有没有遵嘱题写,都不能知。然而梅兰芳肯定是写了的,这从张謇后来作的《题梅郎合影》诗里可以知晓。其诗的小序说:“此从五月廿四日味雪斋前五人合影而割取以置我梅坨者。独有取于梅郎者何?梅为郎姓,郎之骨清而意翛远,有似于梅,宜伍梅也。昔尝题郎赠影于坨矣:今以此片两之于郎所为题之千五百本梅花馆,抑又有人我岁时之感焉。”已明确说到“郎所为题之千五百本梅花馆”,不过这个题字似乎并未制成匾额,因为最后还

是由张謇自行操了刀。张謇题匾署时为辛酉十月,这个辛酉是民国十年,即1921年。

梅兰芳并不工书,往往一些文字都有代笔,张謇曾写信给他,说道:“弟每日可诵唐人近体小诗数首,诗意、章法、句法、字法可请教于瘦公。每日可学写小楷一百字,真行皆可,勿太胆小。以后与仆讯可自写,吾当为改好寄去,不示人也。”张謇门人柯昌颐记其游梅坨,谓“南向三楹,署曰‘千五百本梅花馆’,置梅郎肖像及郎与姚玉芙介寿诗轴于其中,二轴书法如出一手,或谓系出自罗瘦公云”,也指出梅书的代笔。估计这“千五百本梅花馆”是梅兰芳的亲书,只是张謇感到难以制成匾额,就自己动了手,而把梅兰芳的原迹陈列在馆内。

当年陈列在馆内的,还有一块美女探春图瓷板值得一提,此瓷板为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所绘,上有张謇题诗云:“种梅不惜地,要生香海云。冬心吾自抱,还待识花人。”款为:“壬戌一月,啬翁题置千五百本梅花馆。”这瓷板后为吾通某教师所藏,我有幸一见,不过又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
南通书画旧事

◎王贯三等

单竹孙的轶事

王贯三

单竹孙,善画,尤善画人物,长传真,当时请他画一幅小照的代价,需三四十千文。惟不肯写容像。有一天,他的邻居死了,其子来求为画像,单说:“你几时看见单竹孙帮死人画过相?”邻人子只得另请他人。到了三七之期,单以与有邻谊,前往酬应,见壁间所悬画像,殊无有似处,单未及长揖致礼,便手指遗像对邻人子说:“这个哪里是你父亲?罢了罢了,既然是老邻居,我帮他画一张吧!”后来,单竹孙所作画像相貌神情活脱他那个邻居,见者莫不称赞。寻常传真,大都面对本人著笔,单在人已死去,凭空写来,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画家葛一桥

孙渠

葛一桥,清代咸同年间人,住本境东乡麻虾子榨,善画花卉,用水墨渲染,好像分做五色。他有一颗图

章,刻着“五山一桥”。

书家李白陶朱

管劲丞

通州书家同时齐名的以李、白、陶、朱为著。它们四人都生于嘉道间。李芳梅小楷极秀整,规矩有余,可算馆阁体的上乘。白懋初常作盈尺榜书,笔气雄健无俗韵,署款“懋初”二字如画花押。陶观国书非三家之比,今已不多见,虽兼诗画,似都庸凡无特色。朱玮作行楷,用神结体在王、赵之间,今狼山江神殿西壁,犹存其行书《心经》石刻,著有《独行堂诗集》,殊无帖括气,画亦是文人画一流,其名次独后,想由序爵序齿之故。李举人,做过知县,朱布衣,仅以艺名,在封建社会里看待,当然要两样了。

两个早逝的青年画家

丁红禅

南通艺苑,有两个少年皆赋天才,而皆不永其年。其一顾永俭,其一为严敬子。顾永俭擅画山水,自

美专毕业后,益孟晋。病贫卖画为活,所入常不给,曾为人画春夏秋冬风雨雪月八景,为其生平杰构。严敬子名肃,日寇侵略时,别署阿难,住马塘。初为商不乐,弃去,潜心艺术,工画花卉草虫,性沉默寡言,少年而富秋气,偶吟小诗,不作平凡语,以婚事有变,遂愤而不娶,癯肺疾奄奄以歿。二人皆艺苑菁英而皆不寿,则时代为之也。悲夫!

两个进步画家

丁红禅

因顾永俭、严肃早逝,联带忆及两个进步画家。其一徐惊百,其一施春瘦。徐为徐德称家嗣,早倾向革命,东北军常恩多驻通,徐以文字役于军中,宣传革命甚力。常军素进步,为歧视北调,徐随军行,行沮洳中久,遂感疾,以至不治,缠绵数年而歿。尝见其为人写生,随笔勾勒,栩栩如生。施春瘦,老教师施德涵之子。美专毕业,善画油画,日寇侵通,施流离乡间,以艺求尽力革命。后北去,因肺疾歿。

在海门包场镇,流传着“先十甲后包场”的说法。

从包场镇向东四五里,有一条南北向的水泥路,路旁竖立着一块“十甲街路”的路牌。沿路牌向北至通吕运河一里多路,两旁是村居和农田,却看不到一点街市的影子。唯一能证明这里曾繁华一时的,仅剩这块路牌了。

宋代至和年间,海门县令沈起发起修堤70里,从余西起至吕四东南廖角嘴。从此以后,这里往北海边就陆续有新滩出水,并逐渐形成南北内陆500多米的狭窄地带,形似牛角状,后人称之为“牛角梢”。牛角梢靠东处有一高墩,称之为“十甲墩”。“甲”最早是盐业管理的基础单位,后来演变为户籍编制单位。一甲为若干户不等。十甲是由头甲由东往西编制而来。“墩”最初为潮墩,是沿海渔民用于逃生避难的高土墩。据传,有安徽歙县江姓名叫仲联、仲盟的兄弟俩“一担挑”,移民来此,选定高处,挑土筑墩,搭棚建舍,定居下来。他们落户地点就在十甲墩附近。随后,外地诸姓移民于此,筑堤开垦,以农为本,兼捕鱼狩猎为生。随着盐业的发展,清咸丰年间,有朱、江等姓在十甲墩处开设了几间杂货店,生意甚佳,以后又有外地人来此开店设铺,生意日益兴隆,逐渐形成了街市,从此十甲墩就变成了十甲街。后来,再由地方豪绅选在十甲西四五里处运盐河北侧,建造市房,开店设铺,形成包场镇。

据当地老者介绍,清末民初时的十甲街很是繁荣。南北向的街道均用石块铺设。街北首老运盐河流经向东,运河上架设一条木桥,称之为“十甲高桥”。数十间店铺分设街道两旁,有南北杂货、日用百货、饭店茶馆,生意十分兴隆。街道兴旺得益于街北沿海的盐灶。一些商人从盐区购得食盐,前往南沙义兴镇等地贩卖。而十甲是盐区通往南沙诸镇最为便捷的通道,南沙商人穿过十甲街,越过北高桥,往北就是盐区了。

新中国成立初,十甲街仍设有粮站、供销社、诊所、药店、收花部、豆腐店、日杂店等。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多,一派闹忙景象。1958年开挖了通吕运河,南北交通中断,街上的许多店铺并入包场,十甲街就慢慢衰落了。

十甲悠久的历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人们。我国著名生物学家、昆虫学家朱弘复于1910年出生于十甲街北首。他对昆虫幼虫的研究卓有成果,著有《动物分类学理论基础》等著作22种,曾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、动物研究所副所长、代所长,为控制棉虫危害、提高我国棉花产量作出重要贡献。

十甲还是一个红色之乡。1945年春的一天下午,日本鬼子十多人从包场向六甲方向出发。我团结乡、互助乡获得情报后,组织民兵埋伏在十甲高桥周边和老运河两岸。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,被打得昏头转向,慌忙躲到岸北,又遭埋伏在那里的民兵的射击。鬼子乱作一团,仓皇逃回据点。

如今十甲街虽然消失了,但当年的繁荣情景仍留在人们记忆中。